

大字圈
點註釋

三十六子全書

荀子卷第十七

嘉善謝氏校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性惡篇第二十三

當戰國時競為貪亂不脩仁義而荀卿明于治道知其可化無勢位以臨之故激憤而著此論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聰

明時又亦與此義同也舊第二十六今以是荀卿論議之語故亦升在上○書作惟天生聰明時又此無天生二字似誤脫

人之性惡其為善者偽也

偽為也矯也矯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偽故為字人傍為亦會意字也

今人之性

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

謂天生性也順是謂順其性也

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

殘賊生而忠信亡焉

疾與嫉同惡鳥路反

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

義文理亡焉

文理謂節文條理也

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

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

導同與

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

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枸木必將待櫟栝烝矯然後直

枸讀為鉤曲也下皆

同櫟栝正曲木之木也烝謂同烝之使柔矯謂矯之使直也鈍金必將待礪厲然後利

礪厲皆磨也厲與礪同○注礪舊作勵誤今人之

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

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

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

者也。擾馴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

者為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

言人之有學。適所以成其天性之善。非矯也。與告子所論者是也。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偽。

之分者也。言不及知。謂智慮淺近。不能及于知。猶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

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聖人之所生。明非天性也。事為

以富邦國。以任百官。鄭云。任事也。鄭注本云。任猶偉也。玩楊意。却只作事。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

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不可學。不可事。謂不學而能。不事而成也。今人之性。目可以

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可見之明。常不離于目。可

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如目明耳聰。之不假于學。是乃天性也。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

故也。孟子言失喪。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朴。質也。資。材也。言人若生而任其性。則離其質。朴而偷薄。離其資。材而愚惡。其失喪必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所謂性善者。

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不離質。朴。資。財。自得美利。使夫資。朴之於美。

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使質。朴。資。材。自善。如聞

天性也。故曰。目明而耳聰也。故曰。如目明耳聰。此乃是其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

目此乃故曰。目明而耳聰也。天性也。故曰。如目明耳聰。此乃是其今人之性。飢而欲飽。寒而

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

求息者。將有所代也。所以代尊長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

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悖達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

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禮義從何而生。惡音烏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

故生於人之性也。故猶本也。言禮義生于聖人。性也。故陶人埴埴而為器。陶人瓦工也。埴

擊黏土而成。器埴音羶。然則器生于工人之偽。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言陶器自是生于工人。性自

能為之也。或曰。工人當為陶人。故猶本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于人之性

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

故生於人之性也。自是聖人。矯人性而為之。如陶人。工人然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

膚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膚理皮膚文理也。佚與逸。同人勞苦則皮膚枯槁也。感而自然。不待事

而後生之者也。受性自爾。不待學而知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于偽。是性

偽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徵驗故聖人化性而起偽。言聖人能變化本性而興起矯偽也。偽起於性而生

禮義。老子曰。智惠出有大偽。莊子亦云。仁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相偽也。義相虧也。皆言非其本性也。

性惡篇 二 埽葉山房石印

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過衆者，偽也。聖人能起偽。

過衆在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

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拂，違戾也。或曰：拂字從木旁，弗擊也。方言云：自闕而西謂之拂。今之農器連枷也，且發辭也。○拂奪。

宋本作拂。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

奪注同。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為其性惡所。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

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之中者，必不

及於外。既有富貴于中，故用此觀之。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亦猶貧願富之比。今

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強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生而

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生而已，謂不矯偽者。○生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

然則生而已，則悖亂在己。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亂在己，以此知其

性惡也。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

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善惡之分在此，二者分扶間反。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

聖王惡用禮義矣哉。有讀為又。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

惡音為。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

之性惡

今以性善為不然者謂人之性惡也

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

故為之立君上之執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

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執無禮義之化

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

倚任也或曰倚偏倚猶傍觀也

若是則夫强者

害弱而奪之眾者暴寡而譁之

眾者陵暴于寡而譁者不使得發言也

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

頃少頃也本或為須頃災也

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善言古者必有節于

今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

節準徵驗

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

辨別也周禮小宰聽稱責以傳別鄭司農云別

之為兩兩家各執其一符以竹為之亦相合之物言議論如別之合如符之驗然可施行也

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

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

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

性善則不假聖王禮義也

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矣故隙枯之

生為拘木也繩墨之起為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為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

惡明矣其善者偽也直木不待隙枯而直者其性直也拘木必將待隙枯烝矯然後

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

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荀子

問者曰。禮義積偽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

言禮義雖是積偽。所為亦皆人之天性。自有聖人能生之。衆人但不

能生

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埴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

豈陶人亦性而能瓦埴哉。

亦積偽然

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則

陶埴而生之也。

辟讀為譬。

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

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

言皆惡也。

今將以禮義積偽為人之性邪。然則有

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

所以貴堯禹者。以其能化性異于衆也。有讀為又。

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

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偽也。亦陶埴而生之也。

聖人化性于禮。猶陶人埴埴

而生

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性也哉。

既類陶埴而生。明非本性也。

所賤於桀跖小人

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桀跖小人是人

之本性也。

天非私曾騫孝己。而外衆人也。

曾騫曾參閔子騫也。孝己殷高宗之太子。皆有至孝之行也。

然而曾騫孝己

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綦於禮義故也。

三人能矯其性。習為禮義故也。

天非私齊

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

孝

能具孝道。敬父當為敬文。傳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

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

矣哉。

秦禮義則為曾閔。慢禮義則為秦人。明性同於惡。唯在所化耳。若以為性善。則曾閔不當與衆人殊。齊魯不當與秦人異也。

塗之人可以為禹。曷謂也。

塗道路也。舊有此語。今引以自難言。若性惡何。故塗之人皆可以為禹也。

曰：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有之。然而塗之人也，皆有

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以仁

義法正為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

唯讀為雖。

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

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

以塗之人無可知可能之論為不然也。

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

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

之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

索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

伏術伏膺于術，孰察精熟而察加日累日也。縣久縣繫以久長。

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雖性惡若積習則可為聖。人書曰：惟狂克念作聖。

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

可以為而不可使，以其性惡。

故小人可以為君子，而不可不為君子。君子可以為小人，而不可不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為也。然而不相為

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

故塗之人可以為。

故塗之人可以為。

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

故塗之人可以為。

故塗之人可以為。

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

故塗之人可以為。

故塗之人可以為。

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

故塗之人可以為。

故塗之人可以為。

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

故塗之人可以為。

故塗之人可以為。

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

故塗之人可以為。

故塗之人可以為。

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

故塗之人可以為。

故塗之人可以為。

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

故塗之人可以為。

故塗之人可以為。

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

故塗之人可以為。

故塗之人可以為。

禹下元刻有未必然也塗之
人以為禹十一字宋本無雖不能為禹無害可以為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

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為事也事業然未嘗能相為事

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為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為然則能不能之與可不可

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為明矣工賈可以相為而不能相為是可與能不同也

以能積偽為聖人非禹性本善與能既不同則終不可以相為也此明禹亦性惡

也聖人異于眾者在化性也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

妻子具而孝衰于親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祿盈而忠衰于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

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為不然引此亦以明性之惡韓侍郎作性原曰性也者與

其所以為性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馬

者善而已矣中馬者可道而上下也下馬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

禮曰信曰義曰智上馬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馬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

焉則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馬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性之于情視其品情

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七者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馬者之

于七也動而處其中焉者之于七也有所甚有所不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馬者之

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

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善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

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必知減其宗越

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憾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後稷之生也其母

無災其始葡匐也則岐岐然巖巖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

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叟之

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

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于此何也。曰今之言者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

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

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文謂言不鄙陋也。類謂其統類不乖謬也。雖終日議其少

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論徑易也。省謂辭寡論而法謂議

佚猶引也。佚以繩言其直也。聖人經營事廣其言也。諂其行也。悖其舉事多悔是

故曰多言君子止恭其所守。故曰少言也。宋齊給便敏而無類。樸能窮魄而無用。

人之知也。言論行悖謂言行相違也。○宋齊給便敏而無類。樸能窮魄而無用。

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便謂輕巧敏速也。無類首尾多異。樸能多異。術也。窮魄折速

粹孰而不急。粹謂折辭若堅白之論者也。速謂發辭捷速也。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

勝人為意。是役夫之知也。期於必勝。人惠施之論也。徒自勞苦。有上勇者。有中勇者。

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謂中謂中道。敢果決也。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

也。疑上上不循于亂世之君。下不俗于亂世之民。循順從也。俗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

所亡無富貴。唯仁所在。謂富貴禮記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也。○索天下知之則

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得權位則與天下之人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

不畏是上勇也。曰：德與偉大貌也。公回反，或曰：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齊信謂

整齊于信也。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尚上也。援，輕身而重貨。恬

禍而廣解。恬，安也。謂安于禍難也。而廣自解，佳買反。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為

意是下勇也。○苟，免上當脫三字。繁弱，鉅泰古之良弓也。父之繁弱，封父之弓。左傳曰：封

為來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府時力距然而不得排檄，則不能自正。排檄，輔正

來司馬貞云：言弓弩執勁足以拒于來敵也。然而不得排檄，則不能自正。排檄，輔正

京反桓公之蔥，大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智，闕閭之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

之良劍也。蔥，闕錄智齊桓公。齊太公周文王楚莊王之劍名，皆未詳所出。蔥，青色也。

采荒忽難視以形為名也。闕，未詳或曰闕缺也。劍至利則喜缺，因以為名。鉅闕，亦是

也。干，將莫邪，巨闕，皆吳王闔閭劍名。辟閭，未詳新序閭丘印謂齊宣王曰：辟閭，巨闕

也。天下之良劍也。或曰辟閭，即湛盧也。閭，盧聲相近。盧，黑色也。湛，盧言湛然如水而黑

也。又張景陽七發說劍曰：舒辟不常，李善云：辟卷也。言神劍柔可卷而懷之，舒則可

用辟閭，或此義歟。○智，舊然而不加砥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驂騑，驂騑

本作智，訛今改正。注同。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皆周穆王八駿名。驂騑，謂青驪文如博棊，然而前

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

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

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

知也者靡使然也

靡謂相順從也或曰靡磨切也

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所見者汙

漫淫邪貪利之行也

汙穢行也漫誕漫欺誣也莊子北

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

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君子篇第二十四

凡篇名多用初發之語名之此篇皆論人君之事即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

告言也天子恐傳寫誤也舊第三十一今升在上

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

適讀為敵禮記

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

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官

掌喉舌之官也

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

盡委于羣下故能至備也

天子也者執至重形至佚心至愈

愈讀為愉

志無所詘形無所勞尊無上矣詩曰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之謂也

詩小雅北山之篇率猶也濱涯也

聖王在上分義行乎

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

罪莫敢犯大上之禁

大讀為太太上至尊之號

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為富也皆知

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為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

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

道謂政令

是故刑罰暴省而威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

夫為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

自請刑戮治世元刻無治字由猶通故莫不

宋本無
故字
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言人人自得其罪不敢隱也與故刑當罪則威

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今康誥義不同或斷章取義與故殺其

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言當罪而用賢歸于至公也謂若極刑罰不怒罪爵

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善惡分然其忠誠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罰基

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尚書甫

亂世則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秦誓所謂罪人以族官人以

識世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三族父母妻族

也謂同被其刑也○素士皆禮記惟是三族之不虞鄭注三族謂父昆弟先祖當賢

後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當賢謂身當賢人之號也列以

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峩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之篇毛云沸出也騰乘也山頂曰

曾也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論議法以義制事則知

所利矣則利博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養謂自奉養所

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原也故成王之於周公也無所往而不聽知所貴也桓公之

於管仲也。國事無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吳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國至於亡。倍道失賢也。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移也。各知其分。故無違令。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施謂恩惠。親疏有分。則恩惠各親其親。故不乘悖。施式。政反。分扶。問反。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捷速也。長幼各任其力。故事業。故仁者仁此者也。仁謂愛。謂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義者分此者也。合空則為義也。節者生死此者也。幼五者也。愛說此五者則為仁也。慎讀如順。人臣能厚兼此而能之備矣。忠此仁義。能為此五者死。忠者惇慎此者也。順此五者則為忠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忠此仁義。生則為名節也。忠者惇慎此者也。順此五者則為忠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忠此仁義。德備也。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一皆也。德備而不矜。伐于人皆所以自善。則謂之聖。包容萬物與天地同。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天下不敢爭能而極善用于眾功矜則有而不有也。夫故為天下貴矣。有能而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詩曹風尸鳩之篇。言善人君子其儀不忒。故能正則所得者小也。

荀子卷第十七

總校楊文瑩分校
朱葆儒
金肇麒校

荀子卷第十八

嘉善謝氏校本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注

成相篇第二十二

五相以初發語名篇襍論君臣治亂之事以自見其意故下云託於成以喻意漢書藝文志謂之辭蓋亦賦之流也或曰成

在相故作成相三章
相也篇內但以國君
必有相審此篇音節
請成相言請節奏此
之詞亦古詩之流也
周書周祝解亦此體

請成相

請言成辭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
世之殃由于愚闇此愚闇以重墮賢良也
墮許規反○案愚闇重言之者即下文愚

以重愚闇以重
下有壻注為篆
繹尚書元首叢
脞之韻可見

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俵俵閭之意注何尚有脫誤又墮字即墮字之俗說文于墮下作許規文又載墮字注今俗作墮徒果切則此字當從徒果切廣韻亦然且息亮反俵丑羊反請布基慎聖人慎請為順

請說陳布基業
在乎順聖人也

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勝。羣臣莫諫。必逢災。主既猜忌又欲勝人也。論臣過。

反其施不言論人

臣之過在乎尊主安國尚賢義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所以真

在崇尚賢義若
聞之性苟合於

上則必也。拒諫飾非以愚。曷謂罷國多私。不假任事者也。所以明其義罷讀曰疲。謂弱。

語曰罷士無伍
曰罷病也無行

韋昭曰：「周還主黨與施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執，移曷謂賢明君？」

臣。道明則君為賢之上。

能尊主愛下。民主誠聽之。天下為一海內賓主之孽讒。賢能遁逃。

荀子

卷十八 成相篇

卷十八

成相篇

1

埽葉山房石印

國乃廢學災也愚以重愚閣以重閣成爲桀久而愚閣愈甚世之災如賢能飛廉

知政任惡來惡來飛廉之子秦之先也史記曰惡來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卑其志意

言無遠慮不慕往古○臺下宋本有榭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啟乃下也謂前徒

字元刻無以韻讀之元刻是也今從之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啟乃下

倒戈攻于後敵微子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祖也左傳曰宋祖帝乙世之衰諷人

名下降也鄉讀爲向武王誅之呂尚招麾殷民懷招麾指世之禍惡

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子胥吳大夫伍員字也爲夫差所殺百里奚虞穆公任之強

配五伯六卿施穆公秦穆公任好也伯讀曰霸六卿天子之制世之愚惡大儒逆斥

不通孔子拘也拘謂畏匡陳也展禽三紂春申道綴基畢輸展禽魯大夫無駭

諡曰惠居於柳下三紂爲士師三見紂也春申楚相黃歇封爲春申君綴止也與轅

同畢盡也輸傾委也言春申爲李園所殺其儒術政治道德基業盡傾覆委地也○

此春申句有誤必請牧基賢者思治堯在萬世如見之諷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

非指黃歇注非疑基必施辨賢罷罷讀文武之道同伏戲文武周文王武王伏戲古

此諷人傾險也書契者戲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爲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王後王言欲

與義同爲至治在歸復後王謂法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慎到墨翟惠施或曰李即莊

季子聞而笑之據此則是梁惠王犀首惠施同時人也韓侍郎云或曰季梁也又曰

列子曰季梁楊朱之友言四子及百家好爲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詳或爲祥治復